

三語處境——港、菲泉州人的口語習得問題

王晉光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

一．緒言

1 泉州人和石獅人

本文談香港和菲律賓泉州人的口語習得問題，惟語言標本以石獅人為主。案石獅原是福建省晉江縣一個鎮，八十年代從晉江分割出來，並升格為市。唐宋以來，晉江屬泉州府，縣衙也設在泉州。菲律賓、印尼和新馬華人以閩籍佔多數，其中又以說廈門音系的泉漳人士為主。閩南語中，廈門、漳州、泉州是三大支柱，語音語調和詞彙略有分別。晉江、惠安、南安、均屬泉州音類，當中語音和認彙也有些微差別。就語言標本而言，石獅人的口語是標準的泉州、晉江語。

2002年11月香港閩籍人士舉辦「福建節」。據說，不計算「鶴佬」¹，香港閩籍華人達110萬。他們大部分是菲律賓華人的子姪親友，於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南遷，以及這些人在港所生的子女。菲、港閩南人經常來往，口語交流頻繁。如果數字可靠，佔香港人口七分一的閩籍人，其流離他鄉所產生的語言變異，也是一個可以研究的課題。

2 雙語乾坤與多語生活

十年前，鄒嘉彥以「雙語乾坤」為題，作為香港城市大學語言學系講座教授就職演講辭。以香港為例，當時政治和工商界領袖都說英語，上層語言是英語，下層語言則是華語。華語當中，假如同樣分化，則國語可能變成上層語言，而方言在普羅大眾中流行，成為下層語言，戰後四十年台灣的例子最為明顯。

英語和華語是雙語。國語和粵語(或閩語)算不算雙語呢？新加坡學者周清海推測「在

1 香港人口中的鶴佬是四百年前移居香港的福建人，鶴佬話屬閩南語系統，現在能說的不多。

二十一世紀裡，台灣可能發展出自己的雙語模式，就是以華人主導語言為主和以外語為輔的雙語模式，但絕對不是母語（閩南話或客家話）和華人主導語言的雙語模式。」² 他的話隱伏了一層意思，有學者從語言學的角度討論，認為「母語和華人主導語言」屬於雙語。觀 Peter A. Hornby 用幾頁紙討論學者對雙語的解釋，雙語定義事實上頗為紛歧。³ 神經心理學家似乎找到一些端倪：

Evidence from the neuropsychology of language suggests that bilinguals develop different neurological strategies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ccording to their history and context of acquisition of both languages.⁴

腦神經學習兩種語言，攫取資訊過程並不完全相同。若其中一種語言能力因損傷遭破壞但日後恢復，其痊癒方式與另一種語言能力之喪失與恢復並不相同。⁵ 英語之於泉州人、比對粵語或國語之於泉州人，哪一種學習過程更辛苦？以目前的科技水平，還不能完滿解答。對於自然母語（或第一母語）為泉州話的人來說，國語、粵語自是別種語言，因為都要經過艱苦學習才能掌握，並非生長環境自然習得，但從政治角度來判斷則祇屬方言。⁶ 英語和德加鹿語（Tagalog，菲律賓國語）理論上屬外語，但土生土長的菲島泉州人，卻可能是其第一語言。

本文無意捲入政治論爭，遂籠統地混說「三語」——香港年青的閩南移民大都能說母語、國語、粵語，以及水平不一的英語（視乎教育程度），實際上是多語（*multilingual*）。菲律賓血州人境況大致相同，但較少說粵語，土生華人，閩語不流暢，以德加鹿語和英語為主要表達工具。在文化上菲港泉州人都屬少數族群。

2 周清海〈社會變遷與語文教育的改革〉，（「第四屆中國語文課程教材教法國際研討會」，香港中文教育學會主辦，香港：城市大學，2001年12月5-7日）頁5。

3 P. A. Hornby, "Bilingualism: An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", in P. A. Hornby, (ed.) *Bilingualism: Psychological, Social, and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*. London: Academic Press. 1977, p.3-8.

4 J. F. Hamers, & M. H. Blang, *Bilinguality and Bilingualism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 1989, P. 39。

5 'Numerous studies on polyglot aphasia (for a review see Paradis, 1978, 1983) point to the fact that loss of one language and its subsequent recovery occur in a different way from the loss and subsequent recovery of the other language.' Hamers & Blang, *Bilinguality and Bilingualism*. p.39。

6 余蔭芹說：「『語言』的定義當然也不是絕對科學化的，一般雖然以『互通、互懂』為準繩，能『互通、互懂』的劃為方言，不能『互通、互懂』的劃為語言……現今世界上語言、方言的劃分，不少是以政治而不是以語言標準來劃分的。比方說，瑞典語與丹麥語是能『互通、互懂』的，但是被劃分為不同的語言，原因很明顯，瑞典與丹麥是各自獨立的國家；漢語的七分支……不能『互通互懂』，但一直視為方言，原因也很明顯，七分支同屬一個民族、一個國家、享有共同悠久的文化傳統。」余蔭芹〈邁進二十一世紀的香港語言教育〉，《中國語文通訊》第52期（1999年12月），頁1-18。由此可見，國語是香港人的政治母語，而粵語是香港人的自然母語。

3 討論重點

本文簡單介紹香港和菲律賓泉州人的口語現象，以及論述兩地人口因移居交流所造成的語言影響，以及世代延續所產生的口語變化。

二·菲、港泉州人的口語現象

1 菲律賓泉州人的多語處境

明成祖永樂十五年(1417)八月，禮部言權蘇祿東王、西王、峒王亡妻各率其屬及隨從三百四十餘人奉金縷表來朝貢，且獻珍珠寶石玳瑁等物；⁷ 十八年十月，古麻剌朗國王幹刺義亦敦奔率妻子、陪臣隨太監張謙來朝。⁸ 而蕃薯在明萬曆(1573-1620)中自呂宋傳入中國；《明史》卷三二三「外國四」(〈呂宋傳〉)云「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，商販者至數萬人，往往久居不返，至長子孫。」⁹ 可知明代中菲頗有交通往來。二戰以前，華人數多在青少年時期由家鄉出發往菲，工作若干年後回原籍娶妻生子，待兒子成為青少年，又輾轉往菲，自己則回故鄉終老。如是者循環不息。有些華人攜帶家眷往菲，因戰亂滯留他鄉，於是土生土長的第二代數目日漸增多。韓戰開始，美國實施封鎖中國政策，菲國華人再不能自由回國，男性普遍地找當地女子同居，結果衍生很多混血兒。混血兒因父母語言不同，傾向於以德加鹿話作為主要交際語言，閩南話則說得斷斷續續，成為「半語」(semilingualism)¹⁰。有些孩子被父親送到華校補習華文，¹¹ 能勉強說國語。如果父母均是閩籍人，則家裡口語統一，第二代一般能說相當流利的閩南語。社會上主導語是德加鹿語，學校裡是英語，形成三語交際。

但在菲律賓華人社區中，閩南話是強勢語言。有這樣一個例子：1976年夏天，乙先生與妻子到菲律賓濱怡羅市(Iloilo City)探望僑居當地的父親。一家人去華人餐館吃飯，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。初時，餐館者闖與乙先生一家交談和點菜，全是標準的泉州話。乙先生的妻子是廣東人，他們夫婦用粵語談話，餐館老闆一聽，就很高興地轉用粵語與

7 張輔、黃淮《明太宗實錄》卷一九二，永樂十五年分月甲申條，頁1，即《明實錄》(南港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)影印本第2021頁。

8 《明太宗實錄》卷二百三十，永樂十八年冬十月乙巳條：「古麻剌朗國王幹刺義亦敦奔，率妻子陪臣隨太監張謙來朝，上表貢方物。命禮部宴之，賁如蘇祿國王。」頁1。《明實錄》影印本第2229頁)案古麻剌朗國在今菲律賓群島中部。

9 張廷玉等編《明史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)，頁8370。

10 Otto Jespersen, *Language*. London: Allen & Unwin, 1992 p.148。

11 菲律賓大城市都設有私立華僑學校，馬尼拉有華僑師專，在台灣註冊為中正學院。七十年代中，馬可斯政府和北京建交後，華文師資曾受影響，但各大城市仍有華文學校，週末教華文。

其暢談，使他們大吃一驚。原來粵語纔是老閩的母語。很明顯，菲國華埠社區語是閩南語，為了生活，其他省籍華人不能不學閩南語。同樣情形，在六、七十年代，香港北角春秧街和水星街市場，許多粵籍小商販都說閩語。我一位族姑，其女傭人是土生菲律賓人，能說清楚流暢的閩南語，1975年我母親旅菲一年，生活基本上由這位女傭人照顧。對政治興趣不大的族群，語言傾斜，明顯受經濟因素支配。

八十年代大陸開放，大批福建人偷渡或使用假護照，湧到菲島工作。這些人雖然不少在香港過境，但語言上是直接從福建跳到菲律賓，因此不懂粵語。他們既是成年人，所以都能說流暢的閩南語和國語。他們的登陸，使菲律賓華人社區注入母語補液，使菲國和泉州閩南語距離拉近。

但是，菲島華人雖保留泉州口音，話裡卻夾雜了大量當地衍生的詞語。

2 重港泉州人的多語處境

現以中華基督教會香港閩南堂為例，該教會源於日本侵華時期。¹² 1938年，一萬多閩南同鄉逃難來港，香港福建商會獨力難顧，得東華醫院協助，借舊「國家醫院」域多利監獄作為收容所。當中有基督徒在飯前謝禱，從而萌發祈禱及聚會。1938年6月至1953年7月跑馬地新教堂落成，這階段屬於漂流無定的時期。1953年以前來港的閩籍人士，因為長久扎根於此，經濟條件普遍較佳，一般能操粵語和程度參差不一的英語，但仍保持母語。他們當中，如果是基督徒，多數是廈門附近人士，知識水平較高。從1953年到目前，跑馬地教堂（正堂）十點半日堂，牧師必用廈門話講道。如果有外來牧師用英語、國語或粵語講道，則必有廈門語即時翻譯。這樣做能保持方言文化傳統，為一些年老不太熟悉粵語的同胞服務，同時也擴闊視野和語言界限，使同鄉接觸粵語、國語和英語。但從八十年代初開始，該會另外開設八點半早堂，早堂卻全用粵語講道，相信是為了應付無法說聽閩語的第二代或第三代，並吸收一些非閩語區的人（特別是年青人，他們可能是該堂年青教友的結婚對象），擴大文化圈，避免長期本族繁殖，形成困局。

五十年代南來的閩南人大部分聚居北角，閩南堂開始在北角設佈道會，至1959年正式設立北角分堂。北角區會友抵港比較晚，事業起步稍遲，經濟條件明顯較差。這批人多半來自泉州鄉郊，知識水平普遍較低。泉州、石獅一帶在1949年以前已有教堂，五十年代基督教會還能活動，南遷的教友不少是在大陸受浸的。因派系不同，後期來港的紛

12 有關該教會歷史，參考施熙甯《中華基督教會香港閩南堂六十週年紀念特刊1938-1998》（香港：中華基督教會香港閩南堂，1998年）。

紛另立教會，形成小堂並立的居面。¹³ 至目前為止，這些堂會皆有一個共同特色：必以閩南話講道，外省宣教者來講，必有閩語傳譯。這種風氣相當獨特，維持至今，從語言文化角度來說，於維繫和鞏固年老一群，及培育年青一代的雙語能力，皆有裨益。翻譯涉及種種問題，並非單純語音直譯，如粵語云「腥臭」，閩語要說「臭臊」；香港話「『gam』電梯」，石獅人如忘記「tsi」，無計可施，也祇好說「『gam』dian tui」。閩南話不存在的詞語，如「甌雞婆」、「無厘頭」，實無法翻譯；香港本土新詞新語，無從說起，就祇好照讀照搬。

我們知道，海外各地唐人街，很多老華僑都祇懂唐山話，不會外語。香港個別老年泉州人也有類似情況。特別是婦女，因為工作環境裡都是聯群出入的同鄉，一直不會說粵語，或祇說少量粵語。不過，現今普羅大眾都有電視機，能通過廣播聽講為語，而很多新移民遷進公共房屋，左鄰右里是當地人，已不再自我封閉。年青人要出外工作，不能不接觸粵語或英語。少年兒童來港後，一般都進學校，因而逐步學說粵語和英語。十一歲以前來港的，說話一般不帶鄉音，十二歲以興歐港的，多少會帶一點鄉音。

3 菲、港泉州人的語言交流

戰前菲律賓華人多在成年後回鄉娶妻，每隔一兩年回鄉一趟會見妻孥，待兒子長大後，才帶往菲國繼承其事業。因此，許多流行於菲國的詞語早已傳入閩南。戰前流入閩南語的詞語如馬緊（縫紉機，machine）、鹿突（醫生，doctor）、‘sapmun’（肥皂，源於馬來語）、出世仔（混血兒）等。

1949至1976年，中國內地與菲國斷絕來往接近三十年。大量閩籍同胞相繼離鄉來港，菲、港交通十分頻密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五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初期，有一批四十年代後期在福建出生的孩子，到了香港，生活一段時間，能說廣州話，後來利用假護照入境、偷渡或逾期不走，留在菲律賓生活。這批人數目逾萬，是菲律賓閩南語的生力軍。他們原來在福建鄉下生活過，來港以後，很多進入蘇浙學樣或福建中學就讀，能說國語。稍後，他們在港出生的弟妹也陸續登陸菲律賓。因為族群聚居，在港、在菲都形成特有的鄉土社群。在菲島，他們的主要交際語言，對外是德加鹿語，華人社區內仍然是閩南語，但到大陸去做生意，國語卻很有用處。

香港泉州人可以明白菲國親友口中的詞語，如排排（木瓜，papaya）、馬恕（杯，vessel）、一區二申（空調機、冷氣機，air-condition）、才色女（妙齡女子）等，但無意吸收

13 先後有培道聯愛會、基督教迦密堂、閩南三一教會、閩南福音堂等。

和應用，因為香港強勢語言是粵語，他們受粵語影響更深。

三· 困境、優點與趨勢

1 困境

第一代難以給第二代輔導功課。50 和 60 年代來港的泉州人，通常母親是文盲，祇會說泉州話，孩子幼年要用國語學習，後來兼學英語，中學以後用粵語學習，遇到任何疑難，母親都無法給孩子幫助，其困難情況是可以想像得到的。香港華文的教學語言是粵語，英文中學其他各科都講英語，這五十年來，新來港的泉州人要給子女輔導功課，比粵籍新移民困難更大。

過了童年期的閩南人，初學英語，有一種通病，即一字一音，字字氣力均等，不大注意輕重抑揚。

大量吸收當地辭彙，混用混說。¹⁴ 閩粵混說最多，中英混說、國閩混說都少。

另一點是一直以華語為重心，要適應英語課堂和學習環境，異常艱苦。朋友之中，有人出身於中文學樣，後來在香港大學唸教育學。做功課時，常左手拿漢英辭典以找辭彙 (vocabulary)，右手拿英漢辭典以核對用法 (English usage)，倍感辛勞。他們童年思考用泉州話，升上中學，逐步用粵語思考，並不以國語或英語思考。整個過程祇求仿真，感覺上很難說具有創造性 (bilingualism generates creativity)。¹⁵

2 優點

無論菲、港，泉州人皆屬弱勢社群，從心理上說，必盡量靠攏當地主要用語，並努力學習其他語言，以達到求職目標。由於沒有心理障礙，反而虛心吸收，多種語言並用。掌握三言兩語的閩南籍學生，學習華語時，在潛意識中會進行語言比較，由是容易發覺錯誤，澄清錯誤。例如，粵籍人士學國語時，「王」「黃」不分，寫作時，「少」「小」莫辨，泉州人卻能輕易分辨。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，過去十二年所錄取的新生，閩籍學生通常佔九分一，這本來頗合乎香港閩人的人口比例，但其他學科一般沒有這麼多，祇有十二分一至二十分之一。閩籍學生，特別是新移民，偏向於修讀中文的歷因，一般估計

14 Ellen Bialystok, *Bilingualism in Development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1, p.114-115. 討論混語環境 mixed speech patterns 對兒童影響。我們發覺西方社會與華人社會似乎不太一樣，西方家庭比較孤立，小家庭影響力大，華人家庭多往來，大家族和社會影響最大。

15 皮亞傑 (Jean Piaget) 認為知識源自創造，喬姆斯基亦云學習自然語言和外語皆創造，Macnamara 並不同意他們的意見。見 J. Macnamara, "Bilingualism and Thought," in J. E. Alatis, & J. J. Staczek, (ed.) *Perspectives on Bilingualism and Bilingual Education*. (Washington, D. C.: Georgetown Univ. Press, 1985), pp.91-106。

是他們英語水平較差，但從另一角度解釋，是他們掌握多語，具有較高的辨析能力，中文能力相對來說較強。

蘇浙小學閩籍校友的經驗很值得注意。北角蘇浙小學創辦於1953年，發展迅速，六十年代初分上下午班，每級十班。當中大部分是閩籍學生。¹⁶ 粗略估計，至1980年止，畢業生當在五千人以上。這批人剛來港時不懂粵語，無法銜接本地學校課程，他們原來的目的地是菲律賓，那邊有國語學校，因此進入以國語授課的蘇浙小學就讀。但定居下來以後，參加本地升中試，幾乎全部被分派到官立、補助或津貼中學，以英語和粵語授課，結果能說四種口語。能升上大學的，因用英語授課（中文系除外），更加精通英語。這個經驗很寶貴，對於個人來說，他們到大陸經濟特區（粵閩為主）去，能很好地用閩粵國三語溝通，到南洋歐美去，能用英語溝通。香港要發展兩文三語，可以借鑑香港閩籍子弟的經驗，那就是小學國語、中學粵語、大學英語。

中國和新加坡都不重視方言。其實台商進大陸投資，說閩語的首先考慮福建，說四川話的去成都，與方言母語和鄉土文化有莫大關係。不顧地方語言文化心理，¹⁷ 以為國語通行無阻，到吃了大虧，還不知其奧妙。

上述優點摻雜文化因素，不涉雙語智力 bilingualism and intelligence 論爭¹⁸。

3 趨勢

兒童雙語能力須著意培養，¹⁹ 但泉州人甚少這樣做，多數容許孩子傾斜於主導語言。羅曼 (Romaine) 分析家庭雙語型態有六種，可發展出不同能力。²⁰ 但泉州人無論哪一種型態，通常祇有共同結局。南移的第一代，為生活所迫，往往強學多種語言，但第二、第三語往往發音和詞彙都無法說準，除非自幼接受教育。²¹ 而去生去長的第二

16 孫方中〈普通話教學的經驗〉，《語文建設通訊》第17期（1985年8月），頁16。

17 可參考 Paulston 討論語言變換及語言保持，見 C. B. Paulston, *Linguistic Minorities in Multilingual Settings*. (Amsterdam: John Benjamins. 1994) Chapter 2, "Social Factors in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," pp.12-24。

18 J. Edwards, *Multilingualism*. London: Penguin Books. 1994, pp.66-71。

19 U.Cunningham-Anderson, & S. Anderson, *Growing Up with Two Languages, A Practical Guide*. London: Routledge, 1999。

20 S. Romaine, *Bilingualism*, 2cd. Oxford: Blackwell, 1995. 本文引[E. Bialystok, *Bilingualism in Development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 2001, p.3-4。

21 以「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世界論壇」（炎黃基金會與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合辦，2002年12月18日在香港浸會大舉行）主講嘉賓、菲律賓名人陳永栽（菲律賓航空公司董事長）為例，他五歲由福建移居菲島，接受當地教育，大學攻讀工科，然後一直在菲律賓經商；因為好學不倦，英語、德加鹿語、國語以至古漢語均通達，最近且與廈門大學教授黃炳輝合著《老子章句解讀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）。他這種情況是特例，並不普遍。

代或第三代，缺乏危機感，通常會自動接受當地語言同化，並放棄父輩的母語。他們若在幼年來港，第一語言的詞彙和標準語音也許還會記得一些，但不流暢。

四·結語

菲、港泉州人的語言處境大致相同：同鄉社區用閩南語，外面大環境用另一口語（粵語或德加鹿語），而教育則是英語（或兼國語）。以港、菲石獅人為例，境外（海外）華人社區其實是三語（trilingual）或多語（multilingual）並用，而非雙語。

從語言習得來說，今天從泉州一帶外遷的新移民藉著電視傳媒、鄰里環境、工作或教育，一般能較快掌握當地強勢語言。要保持或發展雙語，教會翻譯佈道仍是一個好辦法。

從泉州來港的移民，初時無法掌握本地英、粵等強勢語，難以教導子女功課，在發展上明顯處於劣勢。一般要到第三代才能扭轉形勢。

港、菲石獅人有相同的困境：第二代（或第三代）逐漸放棄父輩母語。再下一代可能完全不懂。華人社區其實是靠新移民不斷填補語言上斑駁褪色的領域。

香港發展兩文三語，可以借鑑香港閩籍子弟的經驗：小學國語、中學粵語、大學英語。前者近乎 co-ordinate bilingualism 後者近乎 compound bilingualism。²²

【本文屬專著類】

22 A. J. Liddicoat, "Bilingualism: An Introduction," In A. J. Liddicoat, (ed.) *Bilingualism and Bilingual Education*. (Melbourne: National Language Institute of Australia, 1991) pp.1-20.